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秋园》中的母职韧性

陈洁 周怡青 王雅馨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1231；

摘要：本研究以《秋园》为分析对象，结合生命历程理论，深入探讨作品里体现的母职韧性。在这部作品中，秋园经历了从学生到非学生、单身到已婚、女儿到母亲等多个人生阶段的变化，每个阶段都伴随着母职的发展与挑战，而秋园在这些挑战中也展现出了突出的母职韧性。

关键词：生命历程理论；秋园；母职韧性

DOI：10.64216/3080-1494.25.12.090

1 选定《秋园》之缘由

《秋园》一书为笔者偶然所得，初读时原意仅为放松心情，然书中内容却令人陷入深思，甚至心生哀痛。在感叹书中女性角色所历经的种种“苦难”之际，笔者亦开始探索，是否能从《秋园》中提炼出其所展现的母职韧性。选择《秋园》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基于笔者个人喜好外，更出于以下三个重要的考量。首先，《秋园》一书是关于底层普通女性的现实写照，使得读者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到她们的生活轨迹，为作品增添了更多的生活色彩和真实感。其次，《秋园》通过人物的一桩桩事件串联起了时代的变迁，展现了自我思想的飞跃；也为我们解答女性如何表达自我、个人如何与历史紧密相连，以及写作是否具备“特权”等问题。最后，该书以个体的生命历程的视角去观察和描述世界，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和思考生命中的事件，同时也对曾经的苦难进行了一定的释怀与淡忘。

2 母职与韧性之间的关系

母职，通常是指女性成为母亲后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相伴而来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涵盖对人类繁衍任务的承担和认同。在学术文献中，“motherhood”与“mothering”两词常被用以描述母职。其中前者更偏向静态的社会性母职，包含照料、养育子女等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后者则侧重动态的过程，例如孕育、分娩、哺乳等^[1]。韧性，物理学概念，主要指的是材料在经历塑性形变直至最终破裂的过程中，其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一词在中文语境中，被译作“心理韧性”、“心理复原力”、“心理弹性”等^[2]，体现出韧性作为一种复原力和弹性力的特质，类似于弹簧在受到挤压后的回弹现象。本文所讨论的韧性，专门指个体在面对外界重大

变故或不良事件时，所展现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综上，母职韧性，即母亲在履行母职的过程中，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生命历程中的各类挑战时，所建立的耐受性与抗压性。这种母职韧性能够降低母亲在遭遇困境时出现自暴自弃的可能，进而提高其抵抗“断裂”的能力。

母职与韧性的联系既紧密又微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韧性是母亲履行母职的关键支撑。面对生活中的波折和繁重责任，韧性能为母亲提供内在力量，帮助她们在育儿压力与社会期待中保持情绪稳定、维持行动效能，并把压力转化为持续履行母职的动力。第二，母职是女性培养韧性的实践领域，女性的韧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生活实践中逐步养成的，母职过程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和积极反馈，还能进一步提高她们的自信心与韧性水平，最终形成二者共生共促的关系。第三，二者关系随社会进步动态变化，时代发展推动社会观念更新，母职的定义与社会期待也随之改变，这促使女性调整自身心态与行为以适应新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韧性不断得到重塑和强化，让母职与韧性之间的联结更加紧密、更有活力。

3 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秋园》中的母职韧性

3.1 学生到非学生的过渡：母职的预备阶段

秋园出身优渥，家中并无重男轻女观念。父亲思想开明，既让她接受私塾启蒙，也送她入洋学堂，并在外在风气转变时及时为她解除裹脚，体现出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把握。然而，母亲仍受传统审美影响，认为小脚才能展现女性的柔弱与魅力。父亲去世后，家庭经济压力增大，母亲让秋园辍学在家学习针线活，为将来的家庭角色做准备。尽管秋园内心不满，但在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下，她只能顺从。这一决定既顺应了民国时期仍

占主导的“贤妻良母”观念，也反映了家庭的现实需求，而母亲能传授的，也仅有针线技艺，而无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

3.2 从单身到已婚：母职的进阶阶段

秋园答应丈夫求婚时，提出让对方继续支持自己学业的要求，奈何找不到合适的学校，读书梦破碎。之后，她进入妇女职业补习班，专注学习女工方面的技能。补习班成员多为已婚女性，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同样注重技能培训。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庭的“一亩三分地”，她们开始在社会实践中来实现自我价值，获得成长。鉴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大多妇女难以找到与所学技能相关的工作，掌握的技能最终服务于家庭，这是秋园为母亲角色积累能力的重要阶段，为日后履行母亲职责打下了基础。

3.3 从女儿到母亲：全面担当母职和无奈接受母职的博弈

秋园自女儿身份过渡到母亲身份的阶段后，慢慢开启践行母职的步伐，在这一阶段内，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分析她的母职韧性：秋园挑起养育孩子和支撑家庭的双重重任；鉴于没办法满足子女追求梦想的渴求，她切身体会到在母职方面的亏欠与无力感；受到当时局势与生活压力的逼迫，她有过重新组建家庭（再婚）的经历；步入晚年承受丧子的苦楚时，她曾有过上吊寻短见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摒弃了这个念头。这些典型的事件说明，秋园没有采用传统的“密集母职”模式，将所有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养育孩子的事情里，她在缩减生物性母职占比的情形里，经由与外界积极互动交流，创建起一种新型母亲角色模式，推动孩子的主体性与自我的主体性达成统一，这一过程不仅体现出秋园在学习、构建母职时全方位、多侧面的奋进，还展现出她在面对无奈的母职抉择时所呈现的博弈情形。

3.3.1 母职的延伸：育儿跟持家同步开展

秋园的第一任丈夫工作地远，薪资少到无法支撑家庭开销，所以在机缘巧合下秋园接受了去小学当老师的邀约。而后丈夫转业、身体患病等缘故，让家庭的经济重担整个落在秋园肩上。秋园当上教师，说明她从家庭走向了社会空间，将女性职责从家庭中的琐事延伸至更广阔的范畴，当丈夫按照传统的性别角色划分，提出要

秋园回归家庭时，秋园无畏地冲破传统观念的藩篱，这体现了母职的坚韧与灵活性，说明母亲可按照家庭实际需要进行灵活调整，呈现出母职角色的多样面貌。

3.3.2 母职的无奈：家庭生计与子女逐梦之间的矛盾

秋园的儿子子恒为家庭放弃了追梦之路，女儿之骅因做家务推迟了入学，秋园家中的事务运转，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二人的理想以及求学时机为代价的。在传统的家庭里，长子或长女往往被赋予当父母繁忙的时候照料弟妹的期望。现代多孩家庭的育儿方式依经济条件而变化：经济宽裕的人聘请月嫂外包部分母职事宜，无法请月嫂的家庭多依靠祖辈帮忙，若缺乏祖辈支持，就得父母共同承担，不少女性母亲也会因此选择全职或灵活的就业形式。秋园的家庭中，孩子无法得到祖辈的照料，物质条件也不宽裕，陷入双重窘境。处在当时的社会与家庭情形下，秋园在母职履行中，对子恒、之骅存在亏欠，然而这也是不得已的举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若个人连基本的生活需求都难以满足，追求更高层次需求自然会变得不易^[3]，秋园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孩子们抚养长大，在条件许可的时候，让他们得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3.3.3 母职的流动：改嫁后的远程母亲角色实践

丈夫去世后，秋园领着幼子赔三、田四前往湖南王家台，并与当地书记结为夫妻，以此来换取自己跟孩子们的未来。定居湖南后，秋园与子恒、之骅构建起远程的母职关联：她每周借助书信传达关怀，信里经常流露出对家庭的期许以及对子女未来的承诺，像“五年之后，咱们全家团聚”；同时也会在信封里面夹上钱，以实际行动承担母亲的职责。秋园所实践的远程母职在当今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实践模式和情感共鸣。随着时代的变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带动农民工流动模式出现变化，男性农民工孤身出去打工，唯有过年时才回家与家人相聚，而女人和孩子留在家里的模式渐渐演化为夫妻一起流动，将孩子留在家乡交由祖辈看护，又或是核心家庭一起搬迁^[4]。核心家庭的流动往往不是可持续的长久做法，尤其是孩子处在中考、高考等重要阶段的当口，鉴于一系列琐碎的手续，孩子一般只能回到自己户籍所在地，所以又催生了母亲回乡陪伴孩子学习的母职实践模式^[5]。但有研究显示，不管母亲是近距离还是远距离开展母职工作，母亲于这个过程里都付出了更多的照料关怀^[6]。这种远距离的关怀跟支持，虽不同于秋园时代

的那种书信样式，但核心要义都是母亲对子女无尽的牵挂与担当，呈现出母职在时空跨度中的坚韧与柔情蜜意。

3.3.4 母职的生命“延长线”：为子女而活

秋园陆续碰到丧父、丧子、丧偶这类重大人生变故后，着实无法忍受幼子田四离世的实情，计划采用自缢方式结束生命，可站到镜子前看到自己扭曲的面容那一刻，她一转眼就改变了念头，她不想让依然活着的三个子女因自己的离去陷入极大痛苦，所以就决定为子女坚强地生存下去。母亲从着手孕育孩子的那一刻起，就与孩子产生了连接，比起父亲在后天的互动里和孩子培养感情，母亲对孩子的付出是下意识的，论文《Amylin-Calcitonin receptor signaling in the medial preoptic area mediates affiliative social behaviors in female mice》里也论证了这一观点^[7]。该研究借助对照实验开展研究，比较了未生育、已生育这两类母鼠，结果显示当碰到危险的瞬间，经历过生育的母鼠会毫不犹豫地保卫幼鼠，这体现女性在成为母亲后，其生命的旺盛活力更凸显，她们做决策时会把子女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宁可放弃自己的部分东西，乃至用生命去换取。

4 结语

本文深入分析了秋园在人生历程中践行母职的情况，重点凸显了她在母职中蕴含的坚韧特质。面对生活困境，她主动走出家庭换取经济来源；亲历丧亲之痛，虽极度悲伤，却能快速调整心态，为其他子女树立榜样。但要明确的是，母职不是女性天生的职能，这是和外界互动的过程中，结合子女的实际情况慢慢形成的。因此，我们要关注女性在即将成为母亲或初为人母时遇到的困境，通过完善相关基础设施、转变社会观念等方式，帮助女性自身提高对母职的认同感，构建出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母职实践模式。

参考文献

- [1] Feng Z, Ye Y, Wang H, Wang J. I am just a sister: a field study on sister as mother role from Guangdong, China. *Front Psychol.* 2024 Sep 23; 15: 1361096.
- [2] 陈田莹.高中生父母冲突、亲子关系、心理韧性与抑郁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22.
- [3] 马建堂.马斯洛人性管理经典[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06. P2-14.
- [4] 梁海艳,代燕.农村人口流动对代际互动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6,(11):72-77.
- [5] 周飞舟,宋丹丹.回乡陪读的母亲们:城乡融合进程中的家庭与教育[J].社会发展研究,2024,11(02):1-24+242.
- [6] 冯雨雷.新双城生活:通勤婚姻中青年夫妻的流动情感、性别角色与生活协商[J].中国青年研究,2024(01):43-53.
- [7] Kansai F ,Misato K ,Teppo M , et al.Amylin -Calcitonin receptor signaling in the medial p reoptic area mediates affiliative social behav iors in female mice[J].Nature Communications,2 022,13(1):709-709.

作者简介:陈洁(2001.03-)，女，汉族，重庆綦江，在读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家庭教育。

周怡青(2001.11-)，女，汉族，江西吉安，在读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研究方向：家庭教育。

王雅馨(2001.03-)，女，汉族，湖北宜昌，在读硕士研究生，浙江师范大学，研究方向：近代学前教育史。